



Chinua Achebe

非洲的污名

〔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 著 张春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Chinua Achebe

非洲的污名

〔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 著

张春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I437.65

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洲的污名 / [尼日利亚] 阿契贝著; 张春美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8

ISBN 978-7-5442-7173-8

I. ①非… II. ①阿…②张… III. ①散文集—尼日
利亚—现代②演讲—尼日利亚—现代—选集 IV. ① I43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147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152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Copyright © 2009, Chinua Achebe

All rights reserved.

非洲的污名

[尼日利亚] 钦努阿·阿契贝 著

张春美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许韩茹

特邀编辑 刘昱含

装帧设计 金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97千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7173-8

定价 2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小查尔斯·P. 史蒂文森

非诚勿扰

（中国首部婚恋交友真人秀）

（中国首部）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目 录

前言	1
受英国保护的孩童的求学记	7
齐克厨房里的香味	31
我和父亲	42
我心中的尼日利亚	46
坐在公车上的白人区	55
拼写出我们真正的名字	62
我的女儿们	77
赞誉	82
非洲的污名	87

目 录

非洲文学中的语言政治与语言政治家 108

非洲文学：“庆典”的回归 121

教授《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 139

马丁·路德·金与非洲 147

大学与尼日利亚政治中的领导因素 155

斯坦利·戴蒙德 167

非洲是人 172

声明 185

前 言

二〇〇八年适逢我的第一部小说《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①问世五十周年。在世界各地，人们聚会庆祝，颇为热闹。有大型学术会议，也有小型街边表演。在我家乡尼日利亚的奥吉迪^②——我们现在仍喜欢称它为村子——人们别出心裁，大胆创新。他们查点自己的库房，选择了一个叫“成年礼”节^③的古老节日，将它改为一本书的纪念日。

对这一地区性节日进行改造，是否会亵渎我们的祖先和神灵？为了避免陷入这样的窘境，奥吉迪人发挥聪明才智，谨慎行事。在所有可选择的节日里，他们选了“成年礼”节，

①阿契贝的成名作，1958年出版。（本书中的注释未标明“原注”的，均为译注。）

②位于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伊博族村落，由九个规模较大的村子组成。

③奥吉迪人最重要的节日。期间会举行男孩的成年礼，这个仪式对于当地男性非常重要，未通过成年礼的男性将终生无法获得村落的传统头衔。

一个以玩乐、吃喝和增进感情为主的世俗节日，避免了触犯神灵。奥吉迪人决定把这个每年一次的欢乐节日献给《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因为该书是第一本赞美奥吉迪古老传统的小说。

在节庆期间，当地的老年人可能会对周遭发生的种种事情感到困惑，但是年轻人不会，他们随时准备迎接新事物。我听说，有位才华横溢的演员——《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在省会被搬上舞台时，他曾非常成功地出演过奥贡喀沃^①这一角色——受邀来到市政厅。他每走一步，聚集在那里的村民都会发出欢呼声。他们接受并认可身边正在发生的不寻常的事情：无论是一本书，还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我们的历史的其他一切。

在庆祝活动进行期间，我也在考虑这本新书，它所收录的文章贯穿我整个写作生涯。对于它，我寄予厚望。生活给予我种种不同的体验，我很希望能点燃这把火炬，阐明是什么让我的写作与个人生活融为一体。我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能否设法将这些经历恰如其分地串在一起，是这本书成功与否的关键。此书涉及真实的个人、时代和话题。但我在此不

① 《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的主人公。

想——罗列，也没有想过去研究某个群体。该书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选文来源各异，请读者们不要带着学术目的来读这些文章，或期望借此全面了解我。

我开始收集各种文章。我写《我的女儿们》时，并没有特别的意图。我接着撰写其他题目，直到编辑读完这本文集后问我：“儿子们呢？”我立马猜到下一个问题将是：“你的妻子呢？”此外，这本文集的整体规划——它略去了我生命中的某些片段——站不住脚。一九九〇年遭遇的那场车祸让我下肢瘫痪，我要不要把它也排除掉？我和儿子当时坐在后座，因为无法将车从我身上移开，他冲到马路上大喊我的名字，使得每辆车都停了下来，然后他们把我送往医院……如果我的儿子当时不在场，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除此之外，我会说些什么？

得知我遭遇车祸的消息时，我的妻子克里斯蒂正在给尼日利亚大学的研究生上她最喜欢的辅导课。她当即中断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现在。正是她和两个女儿契涅娄和恩旺铎，还有两个儿子伊克楚库和契迪，陪我渡过了难关。我要不要——能不能——把这一切写进来？不能。我清楚，随着主题与文章依次自然展开，本书的缺漏会显现出来。

整理完这本文集后，我早前收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坐

落于华盛顿特区)的一封邀请函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总结过去的经历,展望未来。国会图书馆邀请我参加他们纪念《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问世五十周年暨庆祝我七十八岁生日的活动。活动当天,我受到图书馆全体人员的热情接待。他们不断地告诉我,我亲自前来他们深感荣幸。那天是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三日。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一位出色的喀麦隆鼓手让我们沉浸在他的音乐的魔力中。我朗读了自己的诗,给自己的书签名。随后,突然响起一阵掌声,我看到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沿着扶梯缓缓向我靠近。我一时语塞,只问了句:“你们通常都是这样庆祝的吗?”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想得到怎样的回答。但是我记得那天早些时候,有位非裔美籍女士对我说了句极不平常的话。她再次感谢我能来参加活动,并以一种既像商量又像在讲故事的语气补充道:“明天我们将会为您选一位非洲总统。”^①

很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些人会问他们的同胞,当贝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时候,他们在干吗?我希望我们将要提出的问题不是当时我们在哪儿或当时我们在干吗,而是

^①第二天,即11月4日,贝拉克·奥巴马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成功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非洲裔总统。

这个消息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钦努阿·阿契贝

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安南代尔

二〇〇九年

中国图书分类号

分类号：G255.7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第五版

受英国保护的孩童的求学记

我给这一系列回顾选定的标题已经相当长，但恐怕有些读者仍然无法一眼就看明白，也许我有必要稍作解释或阐述。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处理一个我更为担忧的紧要问题：本文的内容。

我希望读者不要期望眼前这本书是学者手笔。在受邀作这个演讲时，我就提醒自己，如果他们认为你是个学者，那必须意味着你是个学者，哪怕勉强算是。我“预先”——这是个美国式表达——做这个说明，是为了及早澄清事实，以免误会。

尽管希望能够表现出色，而不仅仅是免于失败，我还是忍不住想要补充一点：虽然失败令人沮丧，但它或许也揭示了诗的正义的运作方式。我在四十年前错失了一次成为真正

的学者的机会，当时，在我从伊巴丹大学学院获得第一个学位之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拒绝了我的入学申请。我在伊巴丹的老师兼保证人本身就毕业于剑桥大学——詹姆斯·韦尔奇，我在后面会再谈到他。不管怎样，后来我待在家里，开始创作小说。这段个人史中唯一重要的“如果”的意义在于，你们，各位先生女士们，今天正在阅读的就会是一篇学术散文，而非凭印象写成的某个男孩在英属殖民地尼日利亚的成长故事。

正如你们所见，在殖民话语的土壤中，没有什么比相互指责更容易滋生或发荣了。我成了作家，没能成为学者，必须有人承担这个责任。但即便在这样一场乱斗中，头戴面具的祖先灵魂依然受到尊敬，免遭恶语攻击。

在一九五七年，也就是申请剑桥失败三年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前往伦敦，在那里的BBC员工培训基地学习了一小段时间。这是我第一次需要护照，也是第一次获得护照，由此目睹了自己被定义为“受英国保护人士”。这种事情我以前从未遇到过！我不得不又等了三年，直到一九六〇年尼日利亚独立，才终止了那种极为专断的保护关系。

我想没有人渴望再听一遍殖民统治的利弊。不过，从这里你只会听闻其弊。我想任性地做一件为我们当下的文化

所不容许的奢侈之事：既不从前景也不从背景，而是从中间立场来看待事物。

当然，中间立场是三个选择中最不受待见的。它黯淡无光，平凡无奇，普普通通。然而我那传统的伊博文化在溃败之时，把我放在一个芦苇编的篮子里，假装遗弃在尼罗河中，却又总是在暗处热切地观察我，最终假借服侍法老女儿的名义在国外的宫殿里抚育了我。^①的确，就是那种文化教给我一首儿歌，它歌颂幸运的中间立场：

Obu-uzo anya na-afu mmo（前面的人会看到鬼）

Ono-na-etiti ololo nwa（中间的人是漂亮的幸运儿）

Okpe-azu aka iko（后面的人会扭伤手指）

为什么伊博人认为中间立场是幸运的？它具备什么特性让它如此受欢迎？或者说，它能避开什么样的灾难？我认为答案是，能够避免盲信。避免盲信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和唯一的生活方式。避开对完全孤立的恐惧。这种孤立如此严重，伊博人称其为 Ajo-ife-na-onu-oto（坏东西和裸露的

^①以《圣经》中摩西的经历作比。

脖子)。想象一下，如果你能想象得出来：这是个如此孤独、格外恐怖的事物，脖子上甚至连一根陪伴它的项链都没有。因此，伊博人偏爱二重性而非单一性。只要某物存在，必有其他事物伴其左右。

中间立场既非事物之始，亦非事物之末：它觉察到可以投奔的未来和能够依靠的过去；它滋生了疑虑和优柔寡断、停滞、怀疑、虚假、儿戏、不可预知以及冷嘲热讽。让我给你们简短地描绘一下伊博族人。

在伊博人面临人际冲突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评判孰对孰错，而是迅速恢复和谐。在我的家乡奥吉迪，有一句俗语：Ikpe Ogidi adi-ama ofu onye（奥吉迪的意见不会针对任何一方）。我们是社会管理者，不是法案起草人。我们的工作场所不是整洁的桌面而是杂乱的作坊。一个大的复合体中有聪明人也有蠢人，没人会对此感到吃惊。

伊博人的世界观是冷静而理性的。他们的诗歌不歌颂浪漫的爱情。他们有一句为我妻子所厌恶的谚语，大致意思是：只要丈夫每天下午都拿出甘薯来给她做午餐，她就应该说自己不再坚持要他的爱。对女人来说，这是多么乏味的场景！但是等一下！男人是怎么想的呢？有一位年长的村民曾告诉我（不是一句谚语，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甜瓜汤是我的